

##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

【杨、庚、觉、舒回前：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】

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虽近荒唐【甲侧：自占地步。自首荒唐。妙！】，细谳则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闻者了然不惑。

原来，当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【甲侧：补天济世，勿认真，用常言。】，于大荒山【甲侧：荒唐也。】无稽崖【甲侧：无稽也。】炼成高经十二丈【甲侧：总应十二钗。】、方经二十四丈【甲侧：照应副十二钗。】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【甲侧：合周天之数。】，只单单的剩下了一块未用【甲侧：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。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，就该去补地之坑陷，使地平坦，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。蒙侧：数足，偏遗我。“不堪入选”句中透出心眼。】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【甲眉：妙！自谓落堕情根，故无补天之用。】。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【甲侧：锻炼后，性方通。甚哉！人生不能学也。】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嗟，日夜悲号惭愧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气骨不凡，丰神迥异，【蒙双：这是真像，非幻像也。】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，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石听了，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【甲侧：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，其无心肝，可笑可恨之极！】向那僧道说道：“大师！弟子蠢物【甲侧：岂敢岂敢。】，不能见礼了。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质虽粗蠢【甲侧：岂敢岂敢。】，性却稍通，况见二师仙形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材，

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蒙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”二仙师听毕，齐憨笑道：

“善哉，善哉！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。况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魔’八个字紧相连属。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。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【甲侧：四句乃一部之总纲。】倒不如不去的好。”

这石凡心已炽，那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数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”石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质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跼脚而已。【甲侧：

锻炼过尚与人跼脚，不学者又当如何？】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，待劫终之日，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。你道好否？【甲侧：妙！佛法亦须偿还，况世人之债乎？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。所谓游戏笔墨也。】”石头听了，感谢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【甲侧：明点幻字。好！】术，将一块大石，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【甲

侧：奇诡险怪之文，有如髯苏《石钟》《赤壁》用幻处。】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，【甲侧：自愧之语。蒙双：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。】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【甲侧，蒙、戚、觉双：妙极！今之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者，见此大不欢喜。】，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【甲侧：世上原宜假，不宜真也。谚云：“一日卖了三千假，三日卖不出一个真。”信哉！】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【甲侧：伏长安大都。】，诗礼簪缨之族【甲侧：伏荣国府。】，花锦繁华之地【甲侧：伏大观园。】，温柔富贵之乡【甲侧：伏紫芸轩。去安身乐业。【甲侧：何不再添一句云：“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”？甲眉：昔子房后谒黄石公，惟见一石。子房当时恨不能随此石去。余亦恨不能随此石去也。聊供阅者一

笑。】”石头听了，喜不能禁，乃问：“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，【甲

侧：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，自己亦不知者；若自以奇贵而居，究竟是无真奇

物，终归一梦，万境归空。【甲侧：四句乃一部之总纲。】倒不如不去的好。”

这石凡心已炽，那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数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”石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质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跼脚而已。【甲侧：

贵之人。】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处？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说着，便袖了那石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舍去了。

后来，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。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材补天，幻形入世，【甲侧：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愧。】蒙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尽一番离合悲欢、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无材可去补苍天，【甲侧：书之本旨。】  
枉入红尘若许年！【甲侧：惭愧之言，呜咽如闻。】  
此系身前身后事，  
倩谁寄去作奇传？

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，投胎之处，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。其中家庭闺阁琐事，以及闲情诗词到还全备，或【甲侧：或字谦得好。】可适情解闷，然朝代年纪、地舆邦国，【甲侧：若用此套者，胸中必无好文字，手中断无新笔墨。】却反失落无考。【甲侧：据余说，却大有考证。蒙侧：妙在无考。】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，【甲戌侧批：先驳得妙。】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【甲戌侧批：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。妙！】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”

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耶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【甲戌侧批：所以答得好。】但我想，历来野史，皆

蹈一辙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，爱适趣闲文者特多。历来野史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【甲戌侧批：先批其大端。】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涂毒笔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数。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干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子建、西子文君，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【蒙侧批：放笔以情趣世人，并评倒多少传奇。文气淋漓，字句切实。】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奴婢开口即者也之乎，非文即理。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话。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熟话，可以喷饭供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【甲戌眉批：事则实事，然亦叙得有间架、有曲折、有顺逆、有映带、有隐有见、有正有闰，以致草蛇灰线、空谷传声、一击两鸣、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、云龙雾雨、两山对峙、烘云托月、背面敷粉、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，亦不复少。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刮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，再批示误谬。】【甲戌眉批：开卷一篇立意真，打破历来小说窠臼。阅其笔则是《庄子》《离骚》之亚。】【甲戌眉批：斯亦太过。】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然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愁之事，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？所以我这一段故事，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，【甲戌侧批：转得更好。】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，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，忽离忽遇，满纸才人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。我师意为何如？”【甲戌侧批：余代空空道人答曰：“不独破愁醒盹，且有大益。”】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《石头记》【甲戌侧批：本名。】再检阅一遍，【甲戌侧批：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，想亦世之一腐儒耳。】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，【甲戌侧批：亦断不可少。】亦非伤时骂世之旨，【甲戌侧批：要紧句。】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关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眷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旨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【甲戌侧批：要紧句。】一味淫邀艳约、私订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时世，【甲戌侧批：要紧句。】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至吴玉峰题曰《红楼梦》。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【甲戌眉批：雪芹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之书，乃其弟棠村序也。今棠村已逝，余睹新怀旧，故仍因之。】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。【甲戌眉批：若云雪芹披阅增删，然后开卷至此，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？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。后文如此处者不少。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，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，方是巨眼。】并题一绝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此是第一首标题诗。甲戌眉批：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，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，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常哭芹，泪亦待尽。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，奈不遇癞头和尚何！怅怅！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，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午八日泪笔。】

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。出则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【甲戌侧批：以下系石上所记之文。】

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【甲戌侧批：是金陵。】有城曰阊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是石头口



气，惜米颠不遇此石。】这阊门外有个十里【甲戌侧批：开口先云势利，是伏甄、封二姓之事。】街，街内有个仁清【甲戌侧批：又言人情，总为士隐火后伏笔。】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，【甲戌侧批：世路宽平者甚少。亦凿。】人皆呼作葫芦【甲戌侧批：糊涂也，故假语从此具焉。】庙。【蒙侧批：画的虽不依样，却是葫芦。】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【甲戌侧批：不出荣国大族，先写乡宦小家，从小至大，是此书章法。】姓甄，【甲戌眉批：真。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，后不注。】名费，【甲戌侧批：废。】字士隐。【甲戌侧批：托言将真事隐去也。】嫡妻封【甲戌侧批：风。因风俗来。】氏，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义。【甲戌侧批：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，见其根源不凡。】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【甲戌侧批：本地推为望族，宁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，叙事有层落。】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【甲戌侧批：自是羲皇上人，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。总写香菱根基，原与正十二钗无异。蒙侧批：伏笔。】每日只以观花修竹，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【甲戌侧批：所谓“美中不足”也。】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【甲戌侧批：设云“应怜”也。】年方三岁。

一日，炎夏永昼。【甲戌侧批：热日无多。】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倦抛书，伏几少憩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【甲戌侧批：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，接得无痕。】且行且谈。

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机会，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？【蒙侧批：苦恼是“造劫历世”，又不能不“造劫历世”，悲夫！】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？”

那僧笑道：“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【甲戌侧批：妙！所谓“三生石上旧精魂”也。甲戌眉批：全用幻。情之至，莫如此。今采来压卷，其后可知。】有绛【甲戌侧批：点“红”字。】珠【甲戌侧批：细思“绛珠”二字岂非血泪乎。】草一株，时有赤瑕【甲戌侧批：点“红”字“玉”字二。甲戌眉批：按“瑕”字本注：“玉小赤也，又玉有病也。”以此命名恰极。】宫神瑛【甲戌侧批：单点“玉”字二。】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蜜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。【甲戌侧批：饮食之名奇甚，出身履历更奇甚，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。】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内便郁结著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恩怨不清，西方尚如此，况世之人乎？趣甚警甚！甲戌眉批：以顽石草木为偶，实历尽风月波澜，尝遍情缘滋味，至无可如何，始结此木石因果，以泄胸中悒郁。古人之“一花一石如有意，不语不笑能留人”，此之谓也。蒙侧批：点题处，清雅。】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，【甲戌侧批：总悔轻举妄动之意。】乘此昌明太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历幻【甲戌侧批：点“幻”字。】缘，已在警幻【甲戌侧批：又出一警幻，皆大关键处。】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“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观者至此请掩卷思想，历来小说中可曾有此句？千古未闻之奇文。甲戌眉批：知眼泪还债，大都作者一人耳。余亦知此意，但不能说得出。蒙侧批：恩情山海债，唯有泪堪还。】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【甲戌侧批：余不及一人者，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。】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果是罕闻，实未闻有还泪之说。【蒙侧批：作想得奇！】想来这一段故事，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。”那僧道：“历来几个

风流人物，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述记。再者，大半风月故事，不过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【蒙侧批：所以别致。】想这一干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，贤愚不肖者，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【蒙侧批：“度脱”，请问是幻不是幻？】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蠢物交割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【蒙侧批：幻中幻，何不可幻？情中情，谁又无情？不觉僧道亦入幻中矣。】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若从头逐个写去，成何文字？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在此。丁亥春。】

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。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“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。但弟子愚浊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伦之苦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。到那时不要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士隐听了，不便再问。因笑道：“玄机不可预泄，但适云‘蠢物’，不知为何，或可一见否？”那僧道：“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，取出递与士隐。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著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【甲戌侧批：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，隐屈之至。】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【甲戌侧批：又点“幻”字，云书已入幻境矣。蒙侧批：幻中言幻，何等法门。】便强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，上书四个大字，乃是“太虚幻境”。【甲戌侧批：四字可思。】两边又有一幅对联，道是：【蒙双行夹批：无极太极之轮转，色空之相生，四季之随行，皆不过如此。】

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【甲夹批：叠用真假有无字，妙！】

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【蒙侧批：真是大警觉大转身。】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【甲戌侧批：醒得无痕，不落旧套。】所梦之事便忘了对半。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若记得，便是俗笔了。】

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。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，抱在怀内，斗他顽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，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【甲戌侧批：所谓“万境都如梦境看”也。】那僧则癞头跣脚，那道则跛足蓬头，【甲戌侧批：此则是幻像。】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大哭起来，【甲戌侧批：奇怪！所谓情僧也。】又向士隐道：“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，累及爹娘之物，抱在怀内作甚？”【甲戌眉批：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？屈死多少忠臣孝子？屈死多少仁人志士？屈死多少词客骚人？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，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，况天下之男子乎？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使用此二语以定终身，则知托言寓意之旨，谁谓独寄兴于一“情”字耶！武侯之三分，武穆之二帝，二贤之恨，及今不尽，况今之草芥乎？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，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。】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还说：“舍我罢，舍我罢！”士隐不耐烦，便抱女儿撤身要进去，【蒙侧批：如果舍出，则不成幻境矣。行文至此，又不得不有此一语。】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【甲戌侧批：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。】

菱花空对雪淅淅。【甲戌侧批：生不遇时。遇又非偶。】
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【甲戌侧批：前后一样，不直云前而云后，是讳

知者。】

便是烟消火灭时！【甲戌侧批：伏后文。】

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们来历。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罢。三劫后，【甲戌眉批：佛以世谓“劫”，凡三十年为一世。三劫者，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。】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。”那僧道：“妙妙妙！”说毕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，如今悔却晚也。

这士隐正痴想，忽见隔壁【甲戌侧批：“隔壁”二字极细极险，记清。】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【甲戌侧批：假话。妙！】表字时飞，【甲戌侧批：实非。妙！】别号雨村【甲戌侧批：雨村者，村言粗语也。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。】者走了出来。这贾雨村原系胡州【甲戌侧批：胡诌也。】人氏，也是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【甲戌侧批：又写一末世男子。】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。【蒙侧批：形容落破诗书子弟，逼真。】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字作文为生，【蒙侧批：“庙中安身”、“卖字为生”，想是过午不食的了。】故士隐常与他交接。【甲戌侧批：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，非守钱虏也，直灌入“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”一回。】当下雨村见了士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伫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？”士隐笑道：“非也，适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之甚，兄来得正妙，请入小斋一谈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昼。”说著，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。小童献茶。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家人飞报：“严【甲戌侧批：“炎”也。炎既来，火将至矣。】老爷来拜。”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：“恕逛驾之罪，略坐，弟即来陪。”雨村忙起身亦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”【蒙侧批：世态人情，如闻其声。】说著，士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
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。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嬛，在那里撷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【甲戌侧批：八字足矣。】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【甲戌眉批：更好。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。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“羞花闭月”等字。这是雨村目中，又不与后之人相似。】雨村不觉看的呆了。【甲戌侧批：今古穷酸色心最重。】那甄家丫嬛撷了花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敝巾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权腮。【甲戌侧批：是莽操遗容。甲戌眉批：最可笑世之小说中，凡写奸人则用“鼠耳鹰腮”等语。】这丫嬛忙转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“这人生的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每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，想定是此人无疑了。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”如此想来，不免又回头两次。【甲戌眉批：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。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。蒙侧批：如此忖度，岂得为无情？】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【甲戌侧批：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。】便狂喜不尽，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，风尘中之知己也。【蒙侧批：在此处已把种点出。】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。士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早又中秋佳节。士隐家宴已毕，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【甲戌侧批：写士隐爱才好客。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，自为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。【蒙侧批：也是不得不留心。不独因好色，多半感知音。】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【甲戌双行夹批：这是第一首诗。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。馀谓雪芹撰此书，中亦有传诗之意。】

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

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

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  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

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曰：

玉在匱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【甲戌侧批：表过黛玉则紧接上宝钗。甲夹批：前用二玉合传，今用二宝合传，自是书中正眼。蒙侧批：偏有些脂气。】

恰值士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“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！”雨村忙笑道：“不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诞至此。”因问：“老先生何兴至此？”士隐笑道：“今夜中秋，俗谓‘团圆之节’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无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斋一饮，不知可纳芹意否？”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【蒙侧批：“不推辞”语便不入估（俗）矣。】便笑道：“既蒙厚爱，何敢拂此盛情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写雨村豁达，气象不俗。】说著，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。

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漫饮，次渐谈至兴浓，不觉飞觥限斝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弦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愈添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寓怀，口号一绝云：

时逢三五便团圆，【甲戌侧批：是将发之机。】  
满把晴光护玉栏。【甲戌侧批：奸雄心事，不觉露出。】  
天上一轮才捧出，

人间万姓仰头看。【甲戌眉批：这首诗非本旨，不过欲出雨村，不得不有者。用中秋诗起，用中秋诗收，又用起诗社于秋日。所叹者三春也，却用三秋作关键。】

士隐听了，大叫：“妙哉！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。可贺，可贺！”【蒙侧批：伏笔，作□言语。妙！】乃亲斟一斗为贺。【甲戌侧批：这个“斗”字莫作升斗之斗看，可笑。】雨村因干过，叹道：“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【甲戌侧批：四字新而含蓄最广，若必指明，则又落套矣。】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，神京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。”士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“兄何不早言。愚每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时，兄并未谈及，愚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愚虽不才，‘义利’二字却还识得。【蒙侧批：“义利”二字，时人故自不识。】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闱一战，方不负兄之所学也。其盘费余事，弟自代为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！”当下即命小童进去，速封五十两白银，并两套冬衣。【甲戌眉批：写士隐如此豪爽，又无一些粘皮带骨之气相，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。】又云：“十九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再晤，岂非大快之事耶！”雨村收了银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【甲戌侧批：写雨村真是英雄。蒙侧批：托大处，即遇此等人，又不得太琐细。】那天已交了三更，二人方散。

士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。【甲戌侧批：是宿酒。】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，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。【甲戌侧批：又周到如此。】因使人过去请时，那家人去了回来说：“和尚说，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：‘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’”【甲戌侧批：写雨村真令人爽快。】士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

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士隐命家人霍启【甲戌侧批：妙！祸起也。此因事而命名。】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，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，那有英莲的踪影？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



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士隐夫妇，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想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【甲戌眉批：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。蒙侧批：天下作子弟的，看了想去。】看看的一月，士隐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，日日请医疗治。

不想这日三月十五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逸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【甲戌侧批：土俗人风。蒙侧批：交竹滑溜婉转。】大抵也因劫数，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【甲戌眉批：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。】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？直烧了一夜，方渐渐的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几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。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。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。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盗蜂起，无非抢田夺地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，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嬛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唤封肃，【蒙双行夹批：风俗。】本贯大如州人氏，【甲戌眉批：托言大概如此之风俗也。】虽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。今见女婿这等狼狽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【甲戌侧批：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，风俗如是也。蒙侧批：大都不过如此。】幸而【蒙侧批：若非“幸而”，则有不留之意。】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，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封肃便半哄半赚，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封肃每见面时，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作【甲戌侧批：此等人何多之极。】等语。士隐知投人不著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唬，急忿怨痛，已有积伤，暮年之人，贫病交攻，竟渐渐的露出那下

世的光景来。【蒙侧批：几几乎。世人则不能止于几几乎，可悲！观至此，不……】〈按：以下缺去。〉

可巧这日，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癫落脱，麻履鹑衣，口内念著几句言词，道是：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；  
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！ 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；  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 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；  
夫妻日日说恩情，夫死又随人去了。 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；  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子孙谁见了！

士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“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‘好’‘了’‘好’‘了’。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若果听见‘好’‘了’二字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儿，便名《好了歌》”士隐本是有宿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彻悟。因笑道：“且住！待我将你这《好了歌》解注出来何如？”道人笑道：“你解，你解。”士隐乃说道：【蒙双行夹批：要写情要写幻境，偏先写出一篇奇人奇境来。】

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，【甲戌侧批：宁、荣未有之先。】

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【甲戌侧批：宁、荣既败之后。】

蛛丝儿结满雕梁，【甲戌侧批：潇湘馆、紫芸轩等处。】

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【甲戌侧批：雨村等一干新荣暴发之家。甲戌眉批：先说场面，忽新忽败，忽丽忽朽，已见得反复不了。】

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【甲戌侧批：宝钗、湘

云一千人。】

昨日黄土陇头堆白骨，【甲戌侧批：黛玉、晴雯一千人。】

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【甲戌眉批：一段妻妾迎新送死，倏恩倏爱，倏痛倏悲，缠绵不了。】

金满箱，银满箱，【甲戌侧批：熙凤一千人。】

展眼乞丐人皆谤。【甲戌侧批：甄玉、贾玉一千人。】

正叹他人命不长，那知自己归来丧！【甲戌眉批：一段石火光阴，悲喜不了。风露草霜，富贵嗜欲，贪婪不了。】

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【甲戌侧批：言父母死后之日。】作强梁。

【甲戌侧批：柳湘莲一千人。】

择膏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【甲戌眉批：一段儿女死后无凭，生前空为筹划计算，痴心不了。】

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杠，【甲戌侧批：贾赦、雨村一千人。】

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【甲戌侧批：贾兰、贾菌一千人。甲戌眉批：一段功名升黜无时，强夺苦争，喜惧不了。】

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【甲戌侧批：总收。甲戌眉批：总收古今亿兆痴人，共历幻场，此幻事扰扰纷纷，无日可了。】

反认他乡是故乡。【甲戌侧批：太虚幻境青埂峰一并结住。】

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！【甲戌侧批：语虽旧句，用于此妥极是极。苟能如此，便能了得。甲戌眉批：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，恐其不能通俗，故只此便妙极。其说得痛切处，又非一味俗语可到。蒙双行夹批：谁不解得世事如此，有龙象力者方能放得下。】

那疯跛道人听了，拍掌笑道：“解得切，解得切！”士隐便笑一声“走罢！”【甲戌侧批：如闻如见。甲戌眉批：“走罢”二字真悬崖撒手，若个能行？蒙侧批：一转念间登彼岸。】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，竟不回家，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。

当下哄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封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访寻，那讨音信？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嬛伏侍，主仆三人，日夜作些针线发卖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封肃虽然日日报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

这日，那甄家大丫嬛在门前买线，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丫嬛于是隐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，一对一对的过去，俄而大轿抬著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。【甲戌侧批：雨村别来无恙否？可贺可贺。甲戌眉批：所谓“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”是也。】丫嬛倒发了个怔，自思这官好面善，倒象在那里见过的。于是进入房中，也就丢过不在心上。【甲戌侧批：是无儿女之情，故有夫人之分。蒙侧批：起初到底有心乎？无心乎？】至晚间，正待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，说：“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。”【蒙侧批：不忘情的先写出头一位来了。】封肃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。

【蒙：出口神奇，幻中不幻。文势跳跃，情里生情。借幻说法，而幻中更自多情，因情捉笔，而情里偏成痴幻。试问君家识得否，色空空色两无干。】